後漢書 拾貳

孝明八王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李恂　陳禪　龐參
周燮 附馮良　黃憲　徐穉 附李曇
楊震　子秉　孫賜
章帝八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張皓子綱　王龔子暢　高
藥巴　劉陶　种暠
虞詡　傅燮　李雲
蓋勳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陳龜　梁節王暢
橋玄　崔駰 子瑗 孫寔
申屠蟠
玄孫脩
濟北惠王壽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杜根 附成 嗣世
陳球
謝弼
臧洪
劉瑜
以上列傳卷四十至卷四十八

淮陽或作淮南
惠氏棟曰淮南即廬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錢氏大昕曰嘉靖間本亦作淮陽

何氏焯曰殿當作觀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凡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二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

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大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豹侯示服猛也者以禦皮方制之樂用

補注陳藩為豫
傳曰慎密卷而
敦厚少華有深
深之量歷三縣
令東萊太守吏
病歸草屋蓬
戶甕瓶無儲

子孫居此
淨人二字
當補注漢雜
事有宋正劇
李秋

望國心無淨
人二字

補注案東觀
記悟時為沛相

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孝
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奢僭之漸不可長也於是諫爭不合曰為
王所非坐
司寇罪狀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十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
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
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
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溵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
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人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子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後鈞取
掖庭出女李娆為小妻娆音寧了反復坐削園
宜祿扶溝三縣園扶溝亭屬陳留郡宜祿屬汝
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
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
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
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
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喜平元年悝
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

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
中常侍王甫華嶠書及宦者傳
皆未詳甫姓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求長生福而
已無它冀幸脩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陳不端遷誣告其子罔已
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詐
其減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兩兩三微三小三微
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密
中平初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
走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之都亭
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
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衆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
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
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
孝逸烏程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權拜陳國相人有產子
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
名皇象術使部曲齎酒詣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
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是時諸國無復祖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

刊誤曰案文黃夫
君不啻文當云黃
帝夫君吳氏補遺
曰案洛陽上清宮
有漢所作石柘彊
拜祠五君者其
文惟大夫君三字
最大蓋尊老之也
漢人用法老多為大
夫君然漢碑五大
洞之道至精至妙
是守素真人之經
皆中央黃老君秘
吃經世不知也則
道家又自有黃
老君

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甘奚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敬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元初二年恭以事怒其子前物故傳寫誤也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長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洽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中丞持節以直諫死牧爲陳冤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詰終于家

五年封道弟二人爲鄉侯東觀記曰爲安鄉侯丁爲魯陽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典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瘠過禮傅相呂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祇嗣立七年薨子哀王崇嗣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清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清津縣續漢郡國志成平在今德州脩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滄州南皮縣北饒陽故城在今深州饒陽縣東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庶長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

顧氏炎武曰嶺西晉宇補注田君斷碑云憔悴殺脩婁壽昌宮者與脩同

錢氏大昕曰觀津本屬信都魏樂不知何時改隸清河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之前郡國志中水成平屬河間

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縱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初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鄡縣屬勃海郡鄡音羌虔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日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修縣及鄡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立十五年薨子隱王寶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長爲樂成王後長到國數月驕淫不法徙過累積冀州刺史奏長罪至不道安帝詔曰長有醜貝（王氏念孫曰注訓醜為姑本于尒雅姊云而姑姊妹也則未解醜字之義許未解姑字之義小雅為兄則不可得有醜而貝視人間極毛傳醜姑也無媿

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
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益聞竟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
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愍焉下邳下
王而誰體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
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衍
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
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
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
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猶被愛幸
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四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郾寧
陵濟陰之薄單父巳氏成武九縣益梁國郾今許州郾陵縣也寧陵今宋
州虞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巳氏今曹州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
數月又薨無後卽于是歲除其國范氏子紀特從省文不更載宜之薨立而子傳詳之可以彼此互見而此傳建安十二年五字蓋是
[redacted]
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之卜者曰當有大咎重自言能使六丁六甲中則下巳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卯爲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丑爲神之類也假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
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息等詔媚云
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鯈舉
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
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懼上疏辭
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
歸國不知防禁從官倚史利臣財物縱惑臣暢臣暢無所聞見與
相然諸不自知陷死罪自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
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
令陛下爲臣收汚天下爲亞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息筋骨不相連

臣暢知大貨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雎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呂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呂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願能自悔臣呂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當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呂久生下入黃泉無呂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飽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憫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坤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吉言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嶽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殤嗣立四十年魏受禪呂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呂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

補注漢制諸王不得過四十人

補注胡三省曰漢官儀曰騶騎王家名官騎與廄馬皆屬太僕委積屬司農奴婢屬永巷御府業官等屬少府兵弩屬考右各有本署也

錢氏大昕曰汝南郡無新安縣疑新陽之誤也郡國志西華仍屬汝南

後漢五十

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自東都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子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明帝封諸子裁歲不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降與楚淮陰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賢試貴徙儉約而已乎知幅貴之無

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全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惠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殁黨椎荒忒

為三番風簿（音義曰簿簿書也）當軍吏還北庭斷干乘胡騎（音義曰乘繩證反）當軍吏還北庭斷干乘胡騎

賈白等即專制擅斷不還營部（音義曰專擅也）

頗習胡俗之變（音義曰習學也）出玉門東京諸賢稱其通達（音義曰稱舉也）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補注東觀記曰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少習韓詩（音義曰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補注恂東觀記作珣）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葬里既葬因起冢廬持喪三年（音義曰廬舍也）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音義曰持節者使者所執以為信也）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自餘各悉封奏（音義曰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吏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音義曰被音皮義反）遷張掖太守（音義曰掖音亦）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音義曰阿曲也）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音義曰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音義曰督使主蕃國之使也賈胡即之商賈也）數遮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剛織毛為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

得通前書自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悁設購賞遂斬虜帥縣百軍門自是道路更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悁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故放遣之悁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曾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傳考傳謂史籍也續漢志曰海州有侍中侯事也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而考之也無所忌憚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皆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醫對無變事遂散釋前馬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吏譖郎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

撣音徒丹反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謹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侏儒短人也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者其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吕雅吕南韎任朱離及篇不僭差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鄭玄注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人以雅南四夷之外也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自定訓朝政訓謨也詩勸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侯城障尉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邊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各禪既遲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

補注應劭曰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案檀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絙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有此事而禪以

案禪爲鄧隲所舉吏忠素怨鄧氏故因石劾禪也

錢氏大昕曰疑任向上下當有脫文未必詩有此語

禪知政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班二大以賑給

補注華陽國志曰屬素禪更來盤結

補注胡三省曰五蓋四肢及身備突楚也或云糧蓋及枸及徽纏為五蓋

鄒聲斥之林惠洪為延訕朝政也補注通鑑考異曰案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末嘗入朝安肯見遣東太守此事可疑胡氏三省曰和帝以來北單于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耶

學行禮爲說道義吕感化之單于懷服遺吕胡中珍貨而去及鄧
隲誅廢禪吕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
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賓亦剛壯
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補注華陽國志曰天水冀人作亂禪子浪其中太守補注案王文表為友見華陽國志）

麗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麗奮見而奇
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
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隲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
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源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吕
大軍疲之吕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能墾闢
禾稼不得收入（言無計也）捃于困窟無望來秋（捃于相傳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
臣愚吕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吕待其疲車騎將
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佔三輔休徭

役吕助其時止煩賦吕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縑（縑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縑紐織繒布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
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
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鵰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
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斬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今八吕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
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麗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
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吕爲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吕爲
軍鋒必有成効官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
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隲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
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隲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

賦役爲損日滋官貧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衛責什物吕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暴軍伊吾之野吕慮三族之外（言勢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吕權徙之轉運遠輸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鷰及公卿吕國用不足

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吕蘆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吕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蘆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吕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校尉屯衛武官）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吕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吕奉軍師昔周宣獫狁（獫法檢切）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

刊誤曰郎下衍一中字是也案梁僅得作校書郎不誤

土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敭之
姜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闕如虓虎干城也虓虎怒貌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
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赳赳武貌周亞夫爲漢將趙趙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
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頃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
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監三輔功效克立閭在
北邊單于降伏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
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
貞子諫曰不可夫政敗也
邲之役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明視喪
聖化書奏報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廣遼將軍四
年入爲大鴻臚尚書僕射
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

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
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最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
會上計掾
續漢志曰掾屬主簿各一人
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
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
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
魯人喜其紓難
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
國呂賢化君呂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呂安
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
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謝承書曰良字初平長沙人聰明博覽方才幹以廉平見稱也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
司畏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

補注華陽國志曰蒼梧廣信人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

補注王符潛夫論曰國以賢興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石世所共知也案此但有陷誤之說未詳出處鈔案此當本作治

補注長沙耆舊傳曰良論

補注前書趙廣漢梁魏相事相類

洛陽令黃威敕手椎鼓締鳴時元早冬祈雨不得裹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縈雲皆起甘雨乃降
民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禱天王自出祝令特若精符感應湧泉而下
補注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臣遷北地尹氏有疾病則絕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譚乃原刑陽嘉四年復召參
爲太尉永和元年召入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寇鈔并州諸郡龜到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厭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召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竊蒙恩累世馳驅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鷹享狐狸猶無吾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鈆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擾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慙素餐素空也無功雖效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郡土地墝埆墝音磽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已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也金城宜楨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室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舍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尼陛下以百姓爲子宜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以禪虞舜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校丹朱則天下病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去邑於岐山之陽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

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故古公杖策去邠逾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邠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

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興念輩實吾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卽太倉令淳于公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由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狠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靡良初除到州多所糾劾太尉令長史黜將牛政未聞時功効卽然貴應賞異吾勸功能改任牧宰去厥殘又宜更選伺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宜赦罪緩靖除更始則善更知奉公之旅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規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已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吾賜吏氏竈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竈素有隙謂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竈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補注續漢書曰玄少治禮及嚴氏春秋）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言

（朱氏彝尊曰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蔡氏雲白德公雲笈誤記言禮記帝由四十九篇是西漢已爲定本何容復言戴德所傳而後漢明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爲他家書不可謂二戴記所由說矣）

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隴一境皆震郡人仁邦姜岐守道隱居不應命岐者易者春秋括囊守道名重西州母沒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岐隱居以養母母亦高壽終于家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失才為浦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曰岐君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辛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計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疏引衆灾以自貶遂策罷歲餘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印綬

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益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叅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顧以此時球等財寶開張叅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

補注樂史曰
墓在宋州宋城
縣北十里

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
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況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翳哉細矣操吕幼年逮升堂室特吕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
皆由獎最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
厚歎貴復復少好學師事雒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貴君國器也士死知
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吕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
痛勿怨雖臨時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孰何肯爲此辭哉懷舊惟
顧念之悽愴惟思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殘毀
奠公其享之享之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淺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渡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詩世著其清結龔龐烈並漢陽之幽人乎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辭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艱道垣
垣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
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則幽是幽爲幽繫之人明矣范子逸民傳論亦曰光武側席幽人蓋自東晉以來漢學淪亡末學之徒始目高士爲幽人遂銘案王氏念孫王氏引之皆以惠說爲然李氏賡芸曰魏志管寧傳明帝詔曰甯進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非箕父陸卷之義范書李固傳上疏陳事有曰昆吾嚴穴幽人皆出漢儒之士禪寂振衣樂欲爲用則日高出爲幽人要亦漢儒之說也

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尊
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
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門不納穆公之詩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
伸矣獨提任棠姜岐二事相形蓋深不滿柱橋玄也
贊曰李寀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
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案此卷李恂章和時人陳禪龐參安順時人陳龜桓帝時人橋玄桓靈時人而同爲一卷者以皆爲夷羌將守勁直箸名也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寔

惠氏棟曰駰瑗諸傳大抵本崔氏家傳也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劃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吕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不附已者多吕法中傷之時篆兄發吕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恭寵吕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吕篆爲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値洗斥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終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子瑗　孫寔

惠氏棟曰駰瑗諸傳大抵本崔氏家傳也

唐章懷太子賢注

補注唐書宗相世系表曰崔氏仲生駰駰生石生廓宇山通生叔寂生劒劒生朝

補注易有先妄大旱之卦故雜卦曰无妄災也値无妄主卦則

後漢書五十二　毛氏

為災與陽九百六同義谷永對策曰遭元安之封運艮巳

補注傳曰皆瀧伯玉恥獨為君子蓋素漢開有此說未詳所出張儉傳亦云

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淀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淀因羿室生澆及綪恃其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綪音許既反

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舉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上有老母下有

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

之縣獄汙填滿汙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汙篆垂涕曰弟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

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

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荐即位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

悔乎篆曰鄉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鄉文公卜遷於絳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鄉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矣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絳九月鄉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

自以宗門受荐偽寵怖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

其辭曰嘉昔人之遘辰今遘遇也辰時也美伊傅之遇時伊尹干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遘遇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今過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為共工之

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嫭之貞度今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嫭古獲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

今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位上九曰何天之衢亭鄭玄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豈修

德之極致今將天祚之攸適慭余生之不造今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

丁當也漢六柄制于家門今王綱紐以陵遲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人神雜擾不可方物祝史正其名分不可相亂故民能有信神降嘉生民能以物享是謂絕地天通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事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也紐結也陵遲猶摧落也音千隆反

黎其奮旅跋扈今羿淫往而不返羿淫往謂羿篡夏后相事見上

賭嫚臧而乘釁今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藏誨盜冶容誨淫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思輔弼以諭存今

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諭尚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也嗟三事之我負

今迫余以天庾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也豈無熊羆之微介今悼我生之

厥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撝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歐

以倫存其國號吳博求訓詁庶傳偉因有斯豐之舉也注引莽執孺子手流涕以釋號啼事之

介也我生謂母也蠛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惡褫及也 庶明哲之
補注易坎離

翕翼呂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
艮東北之位謂冢也 恨遭閉而不隱兮違

石門之高蹤
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揚蛾眉於復關兮

犯孔戒之冶容
楚辭曰衆女嫉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刺時也莊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毛萇注曰垝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 悼瑕疵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毛萇傳曰賢者絜白其志行乃能潔白其駒食苗亦潔白也

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詩衛氏之女嫁為狄人所滅出適漕邑宋桓公為之城之而賜以三百乘之服焉

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賁

賢人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尤
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萇傳曰賢者絜白其志行乃能潔白其駒食苗亦潔白也 悠輕舉以遠遯兮託峻崐
補注廣韻曰崐俗作昆

呂幽處
崐音魚袞反 許潛思於至賾兮馳八經之奧府
賾深也 皇再命

而紹虞兮乃云眷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虞憂也言天憂邾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櫂槍呂電埽兮

清六合之土宇
櫂槍彗也聖德洶呂橫被兮黎庶愷呂鼓舞闢四門呂博

延兮彼幽牧之我舉
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為幽州刺史所舉也 分畫定而討決兮豈云賁

于鄙者
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也 遂懸車呂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算春之

成服兮闔衙門呂埽軌
論語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衛橫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 聊優游呂永日兮守

性命呂盡齒
齒年也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
補注說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庾翻注云庾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按臨觀消息之卦臨周二月卦故下云狀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乘時以動可謂乾坤往來易以道陰陽業德已詳上卷不詳

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自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
錢氏大昕曰崔寔仕并顯貴篆亦至二千石已睹守貞之節漢室中興當匡時以益前修乃更辭歸不仕去就儻到如此而云無忝先子何顏之厚乎此傳知述家世詞多溢美蓋由東觀諸臣阿其所好尋寔承其舊文不加芟削耳東觀記儒林傳有崔篆乃元嘉初增入其時崔寔為史官即篆元孫也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呂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呂答焉
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詿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賞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 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呂出順陰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 春發其實夏敷其榮秋收其
補注說卦曰離為雉為日為甲胄為戈兵為大腹為乾卦為金為大赤為玉為言為火為廣顙為善鳴為鱗為介為甲為龜為蟹為蠃為蚌為科上槁為鼠為黑喙為亂髮為廣類為馬為薄蹄為的顙為作足為的顙為多白眼為躁卦為木為堅多節為蒼筤竹為萑葦為蕃鮮為反生為進退為不果為科為枯為老為乾為鳥為烏為喙為馬為老為瘠為駁為木果

實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
韞櫝匿也論語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
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為雉為日圓則九重就營慶之

仰探遠乎九乾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吕讚已。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益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臨雍諧侯憲法也儀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倍亦克用乂憲法也儀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倍亦克用乂天子辟雍諸侯頖宮壁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頖宮也頖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乘教也率悖德吕厲忠孝。揚茂化吕砥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長材。求鏌鋣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劒一名也干將作劒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白神臨觀遂以成劒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絕驚犢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不吕此時攀台階。闚紫闥。三台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十為咫家籍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舍之赴深林。蝘蜓之趣大沛。蜓小蟲蚊之類蜓音因說文曰秦謂之蚰楚謂蚿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吕世路。不知其趺

補注何休公羊注云德合元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

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及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皆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攸所也趣讀曰趨違邪也道無常稽。與時張施。隨時施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爲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箕山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爲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士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饑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濱也或重聘而不來。往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大而歸妻子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吕于進。或聖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夫發蒙於干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嚴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賢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言也胤雅皇士后啓公侯君卿或吕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

呂公心不私其禮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呂皇質雕呂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家家有呂樂和人人有呂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曆械謂器械甲兵之屬曆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注云周之衰爲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嚮尚父之廣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伊尹皐繇范雎蔡澤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永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斗冬昏東壁中李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畢而大火入蟠桓曰心爲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蘞掇把不爲之數八尺曰尋蘞蔓植也兩手曰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悠悠罔極

詩之言夢亦曰維熊維羆則非熊非羆自爲古人連文當訓所謂也非虎人避諱所改也顧說乃名非熊熊本罷非虎何得取以爲名耶

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纚蹇路凶虐擯流方言云楚謂多也擯棄也流放也言人有蠢蠢不奉法令者則放棄之使不得與衆人雜處也尼土有嘻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昏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俾使也乂治也僉曰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堯曰咨鯀有咎静言庸違象恭滔天鯀性很戾不順帝命故言庸違象恭滔天也帝曰已試哉用而弗成

呂公心不私其體令聖上之育斯人也樸言皇質雕呂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埳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也家家有呂樂和人人有呂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修其容止史記曰禮樂修則百官理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層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爲刑書遠求存而良馬縶廣厦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陰事終而永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冬昏東壁中李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場功畢而大火入蟠桃曰心爲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衆傳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蘞拱把不爲之數八尺曰尋蘞楯也兩手曰拱數猶概也數音疏角反悠悠罔極

詩之言夢亦曰維熊維羆則非熊非羆自爲古人連文常語非庶人避諱所改也顧說乃名非熊非本罷非虎何得取以爲名耶

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纛塞路凶虐播流方言云楚謂多貌之間也奴軍反人有晉鄭之尼土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昏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有橐木嵩蕭曰橐囊也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萇曰臺莞也萊草名求赤黍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有能俾乂俾使也乂治也俾滌蔓上下相救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爲跋昔堯含感道滯婦溺則援之以手也而皐陶讀鳥跡歎而子房慮讀讞謀也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爲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黥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禍不敬而書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結不解而陳不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册顯功珪玉也詩合神霧曰刻之玉板藏之金匱銘昆吾之冶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史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勒景襄之鍾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與其有事則褒裳濡足冠挂不顧褒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爲需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屨遺而不取也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蹴縷整襟規矩其步蹴音呂涉反蹴蹉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蹴持也言持縷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縷整襟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呂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

補注乾鑿度曰地靜而理曰義言法地之靜觀宋仕也

補注說文曰衒行而賣也俗作衒

王氏念孫曰倫擇也謂不倫不擇類也說文揣擇也少牢饋食禮雍人倫膚九膚注倫擇也是倫與揣通荀子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

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謂極猶無窮也亦各有得言皆自以爲得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蔡藿夫君子非不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杜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杜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恭善爲進退夸毗謂佞人足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將摟之乎趙岐注云摟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夸毗注倫擇也是倫與揣通荀子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呼衒嚢縣庭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吕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嚴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苟吕狗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猶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已而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子笑我之洗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廱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八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馬吕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慤居以體命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谷口見陳

晏嬰發勇於崔杼衍見言部杼音除衍得晉厲發節於柯會柯公與莊公會于柯地公羊傳曰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卜嚴克捷於彊禦新序曰卜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二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鬬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紱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紱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閭甚勇之爲興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魯連辯言吕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爲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下聊城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唐吕匡諫秦王悟泰唐吕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秦王曰丈人恓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以秦之彊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入已北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唐吕匡諫秦王悟泰唐吕即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秦王曰丈人恓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西見秦王以秦之彊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矣唐吕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而強二敵之齊楚秦干晉遽發兵救之齊楚罷魏魏罷雖曰顧項也華顛謂白首也白首也甘羅維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憲見廉於壺飧昔趙襄爲原大夫故曰原

袁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
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
宣孟止車下食而餔之斯咽而能視宣孟問之
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
與汝乃復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相還至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
繁之徐君冢樹而去展季効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
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
轂未詳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
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呂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
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
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
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
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駰由此侯憲憲屣履迎門
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忽遽也屣音山綺反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

補注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

錢氏大昕曰古音眾如終春秋傳眾父亦釋文音終

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厩帝聞而欲召見之憲
謀曰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側何必於此適
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竭
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慾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
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
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
行當亮采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補注眾者終古字通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豈
可不應幾夙夜以永聚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
補注白衣猶白徒也義見高誘呂覽注

錢氏大昕曰古音眾如終春秋傳眾父亦釋文音終

吉謝位言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子弟名卿姊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卿
閑宅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己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子弟名卿姊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卿
風居位稱爲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王孫史大夫欽子使尚主晉邊第甲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衞

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哈二備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興也以謹慤親幸焉鄭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鄭故云鄭氏前書史丹字君仲樂陵人也祖父忠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鄭之武彊聚以舊恩見愛賞賜累千金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方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杓一名破軍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餘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爲后家也一千者謂同母兄弟及從昆弟之屬諸呂太后封諸呂爲王皆滅之文帝竇后兄弟亦皆封侯竇嬰爲魏其侯武帝陳皇后驕妒廢處長門宮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衛太子妾生子男史皇孫及太子敗皆死獄中宣帝許皇后亦鴆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趙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帝趙太后憂死皇后母也四人者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也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兄弟亦皆封侯竇嬰爲魏其侯武帝陳皇后驕妒廢處長門宮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爲衛太子妾生子男史皇孫及太子敗皆死獄中宣帝許皇后亦鴆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趙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帝趙太后憂死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也四人者書曰譬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昌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昌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爲安豐侯忠誠自固外昌大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自富貴而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身退

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盂杅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治無忘亂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使過度使過則反道也盤盂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禹湯書其事於行鼎銘曰昔禹治水決江疏河通淮海以利天下民人大安乃銘其鼎以戒後嗣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

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昌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駰自昌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遊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顗傳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初瑗

兄章爲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爲禮瑗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人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以北鄉侯即位是爲少帝）引立濟陰王（濟陰王即今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下猶出也）此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并辜猶俱死也）元惡（元惡大憝也）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大匠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小投或欲斜或欲曲或欲橫或欲邪或欲正或欲高或欲卑或欲短或欲長或欲大或欲小或欲粗或欲細或欲圓或欲方或欲銳或欲鈍或欲明或欲暗或欲進或欲退或欲取或欲與或欲予或欲奪或欲生或欲殺或欲利或欲害或欲合或欲離或欲散或欲聚或欲安或欲危或欲樂或欲哀或欲喜或欲怒或欲憂或欲思或欲恐或欲善或欲惡或欲愛或欲憎或欲來或欲去此十六者皆反其名以爲事而固可以成敗利害之道也）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邛）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

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薶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爲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本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爲文者皆自呂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幷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爲諸子所蚩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碻碻堅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先居子曰諭其辭曰自亮音力尚反非純篤中多剋論之商湯武之王皆

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皇陶陳謨而唐虞昌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以啟沃君致可觀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罔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忕不自覩忕音他没反忕忽忘也耳蔽箴誨厭偽忽眞厭飫也飫姦偽輕忽至眞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括囊守祿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囊口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狥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疎遠之臣言呂賤廢是呂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呂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弊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綴決壞枝柱邪傾相對爲文綴字本作組又作綴說文組補綴也廣雅組繫也急就篇編總補綴紕緣差各有云設不爾人呂不能肯急切而慕所聞也

蓋孔子對葉公言來遠哀公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曰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盤庚悒於山川以常舊為不安民乃大悅以至於丕平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作甫刑暢夏禹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舊辭呂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呂排於絳灌屈子之所呂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之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夫呂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參呂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量力謀不度德今既不能純法八世而三主左帝也而宜重賞深罰呂御之明著法術呂檢之即非霸政霸政謂齊桓晉文也而宜重賞深罰呂御之明著法術呂檢之即非王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呂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馬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然千有餘年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呂為結繩書高祖被囹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可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千有餘也成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能經烏伸雖詘呂致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烏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

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呂德教除殘是呂粱肉理疾也呂刑罰理平是呂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尼連之會自數世呂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馳其街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衛勒以百官爲轡策造御馬者正衡勒執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也說文曰馹馬衝脫也言轡來反皇路大路也將帥勒韁輔呂救之昔殷鳴和鑾清節奏何休注公羊傳曰銜以木銜其口以銜首曰炎反勒馬轡輔車轅韁猶索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殘其命笞捷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棰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呂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呂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祉百爲夫九夫爲井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士書鷹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縝之具呂教之民得呂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者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縝緻繒也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吾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最爲第一呂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呂故吏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吕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吕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劉也音匹妙反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吕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吕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吕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陰脩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補注世本曰賜子震震生寔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呵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傅母也是時陰嬪樊陵張溫等雖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論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升日天子臨軒白傅里會帝顧謂親侍者曰悔不小斬可至千鄧皇后名猛陰太后之從孫也鄧猛別爲傳也音一建反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姊邪姊差也言反不知斷事之差失也或作鄧說文作株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很狠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爲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曾子仆地不知人良久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心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是收烈付鄠獄鋤之

補注項峻始鑒篇張濟亦以財得三公慈銘案三國志諸葛亮傳卓傳注引傅子曰頃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士猶以貨取佈況于劉區區庸珍哉願之鑒乎

慈銘案鈞亦作均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崔氏譜曰州平太尉烈子均亡第也補注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均字元平世系表曰均字州平誤也梁祿魏國紀曰元平為譙郡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為卓兵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之心會病卒

慈銘案文章志曰列傳太尉封陽平亭侯

董卓傳注引英雄記曰帝左陳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舍之端君子之所貞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孔子稱蘧伯玉貞正也則窮棲茹藏寶貞其生蒜飲水遺貞生蒜非其所食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

交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貞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貧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亦更作煩亦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而已勞力勤苦也力到反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吕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閔仲叔舉其字者蓋以何進傳中亦有一閔貢謂仁乎乃漢末時人以河南鄧掾送雲植詩官官張讓等封侯者故此稱字以別之也

銀鐺鐵鎖說文曰銀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鐺其鄭銀音郎鐺音當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吕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騶瑗雖先盡心於實戚而能終之吕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贊吕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腒奉之曰某有欲見無由達腒乾腒音渠由此知名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最錯之徒不能摧志求容永矣長卒于遂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寃辱子眞特論感起昏俗

乾隆四年校刊

補注高士傳投劾作投檄

錢氏大昕曰劉平傳敘廣德名士承宮郎侯等即此荀侯也說文無荀字當以郇為正侯父趙君亦作郇惲案東觀記亦作郇侯云雁門人也

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猶下此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胖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敖吏常紛焉仲規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曰詩終仲叔同郡郇侯字君大侯音而甚反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等恣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侯名節相約不入郇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虎之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勃法以檢下檢猶繫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辛于家相帝時安陽人魏相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觀此數語蔚宗蓋以周變等皆明于去就非同枯槁之士故以類列為一卷不入之逸民然史傳次序總以時代為斷此卷所載自周變二人外皆漢末人何得雜廁于此況周變姜肱申屠蟠徐穉自可入逸民黃憲

相乃慨然嘆曰使相生行死歸於諸子何若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託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居不失去就也豈其枯槁而已哉蓋託時窮已以成其道焉

其清潔之風各有所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個行篇周嘉傳燮生而欽頤頤頷也音鉗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類鼻莖也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讓髫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鬌者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賢問之好者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也岡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也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

其教養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

頤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文選作頷頤李善曰類與頤古字通為鉗案說文類頤也猶牝牡之稱臣以為前說為謂之鉗中有鉤案說文鉗以鉤取也故訓為曲

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先君子本紊覽雅郭有道碑亦甚不加論斷甚難若此或無一字及）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爲牛醫賴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表閟作閟）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閟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慢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言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裏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客舍也）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閟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潁恭祖恭祖問曰閣足下見表奉高車不停軨鞪

補注周舉世說及袁宏紀皆作周子居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漢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陳氏景雲曰黃憲袁閎俱慎陽人故荀淑有子國頴之語慎陽本陳國也若汝陽者則回縣異縣則作閎非矣

聘變禮卿號蓋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說之不鳴教之不啗故以爲贄及南陽馮良

二郡各遣承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

世已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

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綺季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巳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泥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發反）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德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犢川陽城遣生

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敬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所設之禮也）詔書

告二郡歲巳羊酒養病良宇君郡巳於孤微少作縣史年三十爲

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郵卽路慨然恥在斯役（斯賤也）因壞車殺

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牖爲徒自拘學妻子求索轉迹斷絕後乃

覺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

不轗軻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汎音範 濫音檻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慈銘案袁閎本傳字夏甫東漢人無二字林宗許稱奉高者乃袁閎字袁閎見此條第三卷王龔傳亦汝南人此傳前袁閎下注云一作閎者是也 卒于十月謚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琕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琕作琕者古字通也 將曰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無德而稱言其德天無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論曰穆侯汪生寧寧生泰泰生曄 曰爲憲隤然其處順 易繫辭曰坤隤然示人簡矣 隤而用之或不盈淵乎 淺深莫臻其分清濁隨枉 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河圖七緯推步變易占災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 吏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 吕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 就家而拜之也 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 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 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 閎見袁安傳謝承書 同郡周子居 艾伯陞郭伯向封武典 孔叔同 爲太守李儁所禮 受孤未行儁 孫子張等 遠避行喪 儁亭子槐側下帷見之 周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宰公不有居者莫卿 伯陞郭伯向作伯嚮名朗官至宛令相封武典作武興名祈官至豫章太守 伯陞即曰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居 楚鈔案風俗通十反篇李儁作李儁 艾伯陞作郭伯嚮郭伯向 同郡周子居 艾伯陞郭伯向封武典孔叔同為太守李儁所禮受孤未行儁孫子張等遠避行喪儁亭子槐側下帷見之周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宰公不有居者莫卿 伯陞即曰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居 楚鈔案風俗通十反篇李儁作李儁 艾伯陞作郭伯向 補注杜元凱女誡曰憲與 補注通鑑作辭不免曲泰宏紀作不之起慈案免驗是絕字之誤

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相帝乃旨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表閎章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鎩自飛 說苑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也 至於穉者菱自江南卑薄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如角之特立也）稱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稱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謝承書曰稱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畢苗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芻容轎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幅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暈字雲少（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孤繼母嚴酷暈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暈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暈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二弟仲海季江俱曰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胤性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胤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謝承書曰胤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盛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胤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感其義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盜又不聽胤復謂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胤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胤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掌吏而去也）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胤無衣服怪問其故胤託言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舍也）求見徵君胘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胘不受勞曰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相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胘臥於幽闇曰被韜面（韜藏也）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胘爲太守胘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染黑曰纁亦通作絳）為婦為太守（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胘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胘德薄未肯降志昔尊由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胘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胘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縣氏女玉爲父報讐（縣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吏（從母兄李士始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獻讀（讀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銖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爲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吾齒則長吾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辺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吾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畔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蠙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
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蠙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蠙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蠙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
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賁之徒邪（樂音五孝反）因振手而去不復
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蠙到河南萬歲亭新舍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
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訐謂傷議是非也訐或作詰也）太學生爭慕
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蠙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滅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首義曰言出而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
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宇依桑樹以爲棲也）居二年滂
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蠙確然免於疑論後蠙友人陳

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
欲殺之或勸蠙救雍蠙不肯行曰
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
必欲致之使蠙同郡黃忠書勸曰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賴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爲
辜哉知府不可逃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棄文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
禁若狡與歌曰箕子被髮佯狂歌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
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
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
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蠙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韓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蠙及爽融

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爲尚書紀爲侍中）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德也貞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選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傾人陵阿窮退（傾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傾人之邁曲陵曰國陵升陌也邁飢也邁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昌處唯（韜德也貞期對偶也）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蟠泥也櫻猶翳也）

後漢書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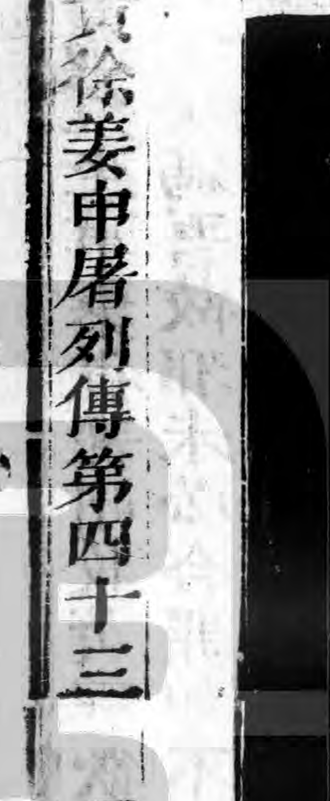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高祖敞昭帝時爲水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鴟梟所哺覆於樹下爲螻蟻所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瘢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困鴟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瘢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徒（徒猶弟子）眾千餘人（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子秉孫賜玄孫彪）

曾孫彪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洵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鱣似鮎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鱓鱣古字通也續魚長者不過三尺黃翅黑文故都講云蚍蜉卿大夫之服象

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青黑有黃雀能勝二三丈平此魚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州金鄉縣西北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高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選名士陳留楊倫等倫伸相謝承書曰薦楊倫博士五人各從家拜陳留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皐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庭諮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勤推燥居溼絕少知紀極左傳曰貂雲氏有不材子聚歛積實不知紀極書誡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言喪家之象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曰爲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曰莊公殺母弟段柵於鄢故云鄢也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大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外無敗遂言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無敗遂言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日遠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正南離之象也積食也故云在中饋也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爲正於內在中饋敢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思德

治安從元上有再字按下文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詣譯再從元本誤脫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也 閨闥靜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詩小雅序曰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朝無小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勞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日小其明德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大東小東譬以至於亂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大東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平既均既砥既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鄭玄注云小東大東東方諸侯賦斂多也勞於公事以至於亂比德哲王豈不休哉泰御帝臣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璜交通 護洌水王歙璜之從曾孫璜遂以爲妻得龔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也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璜龔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璜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詣譯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心傳在上之意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言非已本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救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變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蝗蟲羌虜鈔掠三邊震擾瀰瀰猶稍稍也是孟詩曰瀰瀰其流也戰鬬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㠯邊境未寧卹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枝扶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騎溢踰法多請徒士盧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出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㠯絶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㠯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面為一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工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錮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讒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獄結已周上不道震使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殷周哲后詢納芻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猶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皆有敬德也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獨斷興人之言興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俗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史也得豐等所許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也以鄧氏故吏有志恨之心震初鄉陽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且於太學告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扁於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屈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道之北其一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縈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僉匡時政而青蠅黑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吕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右烏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吕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烏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荀攸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僕射天子繇與尚書郎潘勗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門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敞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敞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

遷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乃得上船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自萬遺之閉門不受吕廉潔稱相帝即位吕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吕災異譴告是吕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戲豫驅馳皆此文所畏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享獻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烈其誠（烈業也誠信也）況已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所殺也）侍衛守空宮紛孌委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昌邑哀王謀反詐言子華母卿公車丞士在渭城界中曰昌邑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文已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并已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大朝廷上乘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已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无負廛并口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已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譽多盜（左傳曰鄫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已久早赦出會可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蓄隱居行義已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已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任謂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紜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案黜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呂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呂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諝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祭臧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呂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中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相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呂車駕當至因傍發謝多呂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呂狀副言公府南陽郡所治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官人尚書皐陶誡舜曰在知人在官人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賢隸爵呂貨成化由此敗所呂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白駒篇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賢人於焉逍遙言宜王官久甘六人皆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呂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纍積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受罪臧累億祥柯男子張儉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儉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慨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特棰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惡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糺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

司晉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擾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吕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襄侯擅秦何吕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後富於王室尚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罔知變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吕為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吕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倮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歜以扑撲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拔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益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衆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暴莊公取濟淫女卒為後敗即四佞即四凶也吕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畀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據厲曰召秉據厲問之公府外職而
奏効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逍鞫吕晉陽之甲
以逐荀寅有虎向下有脫文當及其瑗云云也

晉不倫疑投畀有虎向下有脫文當及其瑗云云也

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
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寺人披言也登通解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謝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
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廷叱之通走下殿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
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晉見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吕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
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
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
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吕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
初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年青蛙見御坐帝已問賜則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已之推移陰陽爲其變慶已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小雅也虺蛇穴居陰類之獸故爲女子之祥也）故春秋雨蛇鬬於鄭門昭公殆已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剛愎不改厥咎雨蛇鬬公劫相囚象卿大夫將相驕恣而篡見昭公立爲鄭君後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外蛇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德行惠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以此時修德而反淫樂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恩施惠已撫百姓聚賢眾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卒果殺厲公傅瑕立子亡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前書曰佩玉晏鳴鬬雖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難所謂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應時今亡失也）夫昌則邑宜遷故殷湯言之自是厄終濟元旱之災（洪範曰湯自我槃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苟害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卦之刑（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之黨用事嫚方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爲司空昌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秋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牧養也）是以唐虞競競業業（競競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皐陶謨曰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游田書曰內作色荒分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而欲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
板謂詔書也易制封曰貫魚以宮人寵之有次序也
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
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離騷曰謇吾法夫前修兮
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雙
皮膚若漆目長壯大節理鬱結喉肥項小髮折腰凸胸
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
膝曰治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
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
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殆社稷
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
者伏陛於山林諂諛彼強於左右此三殆也敏
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後坐辟嬖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曰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
賦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
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治要集游二有至令二字
治要理作治令
本武帝據改
凡此者似有脫誤
淵世民張等字
若皆宋人改之
少子乞還女壻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
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
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屬少子
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爲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也
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魯人延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安昌侯一人頭以厲其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
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亞見前書
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遂商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
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
國家休明則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蝘蜓者也
韓詩序曰蝘蜓刺奸女也蝘蜓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蝘蜓在東者邪也東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
爲君父隱臧故言莫之敢指蝘音偃蜓音庭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
前之氛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讙譁盈路是以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譏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寬見宋均注曰投寬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耀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吏女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臨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黃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虺靈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壯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孱功）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鄧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獻畎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今雜處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鴟蜴之誡（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云蜴蜥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幽一文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公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嘗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愚悃之心哉（悃悃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其忤書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
朔方賜呂師傅之恩故得免答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
三驅之禮薪蒭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決衍（杜預

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 嬰田園驅居人畜禽獸始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也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上林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北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相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逞快也四節謂春夏秋冬時也 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 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 以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不同也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謂複具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百姓天下繇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驅速成其患且彼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之籍錄 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 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恥也殷盛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皐陶不預其數者蓋吝之也 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濡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梗生也九德即皐陶讀九德）三葉宰相輔國（言忠朕昔初載稅道帷幄言大雅曰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識也）遂階成勳（呂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厥勳哲人其菱將誰諮度朕莒懼焉）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爲丞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上議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皆子戴撞塵笛音側事反笛謂桶也）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不斑輪鹿文飛軫九游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特駟駕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暮而小祥又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召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甫植蔡邕薛瑩皆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潮竊權）辟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恨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辭見靈帝紀）達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于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一百姓）而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麋鬻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石

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兵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煩役若有前却我吕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虡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虡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吕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虡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宜播吕災異奏免琬虡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吕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吕地震免復拜太常與平元年代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虡盡節衛主嵇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亮州刺史曹操上殿見虡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虡吕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虡與術婚姻誣吕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吕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虡獲罪懼者甚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吕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緩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綏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所吕曜仰明公者吕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卽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虡融則還爲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爲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傅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下輿洒泣以戲兒不謹自敗下輿洒泣以戲兒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操爲之改容慈案古文苑載黃公與楊太尉書云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難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駭擾喜劇鐘鼓之音令聞之者莫不悲歎流涕欲相救援而操無悔禍之心有自奉之情同此悖惡亦未少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貂蟬冠一具金鈕環帶一具駿馬一匹希垂存納令聞父息之情同此悖惡亦未少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貂蟬冠一具金鈕環帶一具駿馬一匹希垂存納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典署各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荅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修且

呂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耆老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薨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三國志注云修子囂晉太始初爲典軍將軍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囂子準惠帝末爲冀州刺史準子喬髦皆爲二千石皆世知名準世說作淮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當輔成君也訓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

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言世爲國柱臣也）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夫明之舉彪固爲非體目以獨繼爲丞相）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行尤屬不倫而彪之和光同塵亦可想見既被明薦又受魏吏是重辱矣）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後漢書五十四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委謂委輸也）以鴻生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相帝弟鯈吾侯悝（悝子延熹八年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瘿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剽疾也王甫司
察呂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
獄名屬黃門署制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
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
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
相呂下呂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
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呂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
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呂文帝時爲
中尉以代邸
功封壯武侯父揚呂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
皇太子徵揚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呂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惡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呂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衞石碏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焉爲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係育皇

后承訓懷袵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吕肇爲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傳讀曰附乃載送昌邑哀王賁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吕免罪揚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吕長別居內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來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傳吕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吕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吕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吕貴人葬禮有闕毎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吕爲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吕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豹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乃亂反東觀記須爲作宿留至冬從祠竟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臣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付慶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員掌奉王使至京師事見孫卿子也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屬官掌論議大憂屬近也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上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尚既已清潔早離顧復屬遭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余所言無爲也書曰垂拱仰恃令孤獲忘慢之罪焉鄧太后以帝襁抱遂慮不虞襁以繒帛爲之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必孟反

晉慶長子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祜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小娥姊姊坡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言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墝薄墝音埤薄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殁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于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殭葬贈以珠襦升龍旋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恭王寵卽千乘王伉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敬事太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生戾太子事遇害帝卽位追尊皇考立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奉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北、後體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如 兵車周衛比章陵 自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父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公主直得爲平氏長公主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揚爲當陽穆侯 當陽今荊州也揚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相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劾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爲天子暠爲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尊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安平王德清河閒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自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自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賴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自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重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釐音僖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大弔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眾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
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
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
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慢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誡王王不正服箕踞毀上侍郎賞拜
景峙不爲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明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以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免獄百餘人政
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
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悊嗣悊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鑫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音翼美儀容故以爲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儀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覦神器懷
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鑫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鑫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
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奧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賛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成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矦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予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賛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相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今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孝靖八王傳第四十五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著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已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趙高指鹿以惑二世（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卽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卽位追謚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孤茂上書訟太子寃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具前書）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

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皐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匄堯（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　臣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宦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滅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冬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舉）馬上之愛綏已下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各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外戚之權富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援荷國厚恩以匄冀之資居阿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 申包胥）
（晉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呂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劉陽謂蓋厌王信君曰太后怫鬱泣血切齒側目於宰臣矣）書御京師震竦（竦進也）時萬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萬乃諷尚書呂綱爲廣陵太守因欲呂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呂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呂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呂曾祿相榮不

願呂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先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呂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蕙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

補注奉寧守祖綱墓在省州鄒縣城北山東百步溪之武陽也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禱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婴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務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婴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婴等線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晉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泰閻請詩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貶賢見引不宜退貶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閻字

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過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龔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寘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詿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踊以爲故事君侯宜引去也）纖微感禁輒引分決是以舊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泰益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爲反諸公莫敢爲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爲郎署長上與論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拾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冀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其能能則臣功著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卽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卽獻則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兩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卽海內家論皎日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言不爲爲難言不之難也而不爲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爲也王曰不能不爲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爲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謂也爲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爲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爲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不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

補注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作暢慈案說文有暢無暢

枝若今之按摩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爲九卿翟方進爲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已幽陋好遺顯登者已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抄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柱下史朱文書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徵永無朱文之輸也

暢字叔茂少已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已嚴明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相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禮記曰介胄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諫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已上

不自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嚮音傳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已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入關約法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斷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卑茂文翁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難欲懲惡難旨聞遠昌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鮑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

國圍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下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旨中興昌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昌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爻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之辭也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之周人所恥曷爲取辱遂俱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旨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旨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責處可否之閒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好葵慍而拔其葵曰吾記食祿又奪園土大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出

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必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曰汝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人也倘則無失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已不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綦以文才知名綦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綦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聊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忘人觀人圖墓綦爲覆之墓者不信以帀蓋之更以它局爲之一字不誤一首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遊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奸猾王謀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歆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逢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廼治

陽吏邪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劍當車白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已知非姦邪令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還而歎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貴高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
僰諸國（菆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等歲時貢獻使驛不絕遂經冨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治鑄黃金爲文蛇巨獻於冨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
府畏懦不敢案之冨由是衙怒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自稱天王（直或作宜）冨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冨因此稽
之傳遣冨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冨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探索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冨承旨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
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僞辭隱匿眞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冨承罪免官而已後
梁州羌動以冨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請願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冨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冨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冨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冨爲度遼將軍冨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歸慈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冨乃
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冨薨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毓悅詩書寔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弊相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寧相剋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之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誄此之謂）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寇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九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撫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河南劭迎謂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靡反）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父豐廣漢太守）

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縣屬汝南郡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檄督郵欲令逐球（檄擊也逐球謂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矢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與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補注袁宏紀曰河南尹李咸執樂上書曰昔秦始皇崩開母后感某德之言去腸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惡始皇之暴尚納忠直之諫不失母子之恩況陛下之過有重於皇后不以罪殘陛下之通有

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相帝陵園所省巨萬計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姦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陵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夫天所祔之義）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齎章右手執樂記關自開如意不省臣當代痛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倩失章者王屬其屬公卿更議建討陳球乃下議與傳異也

補注魏文帝列異傳曰漢桓帝時有人疾病三日死心下微溫不肯殯斂遂七日復蘇說見冥祥記

孫氏志祖曰案袁宏後漢紀李咸先執藥工書詞甚組至袁紀全載之靈帝感其言勑罷公卿更議而陳球始下議與咸意合余非咸始不敢發見球詞正而後言也且此傳亦先載咸請柩自匿何前之偉歟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髮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熲爲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已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呂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呂李夫人配食辰太子衞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呂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衞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已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已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已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二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已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已地震免復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已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已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鄧謀誅宦官初鄧兄侍中儉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鄧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已書勸鄧已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衞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衞尉陽球爲司隸校尉已次收節

而後之依違乎一人之身前後乖錯蓋蔚宗傳寫而志其弟盾也

補注蕩寇太尉李公碑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案靈紀及閻忠傳注皆云字元阜如碑又云公孫瓚傳注皆云字伯求皆未詳孰是

後漢書五十上 六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曰正直忤官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壻之女壻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壻且脅之壻懼迫言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衆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誹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叠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來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叠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譏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資曰袁備遭譖張卿有詩（張脫袁字故曰卿）龔糾便佞曰直爲眚（眚過也）二子過正埋車壇井（張綱埋輪王暢壞井孟子曰矯枉過正）和洽公自微臨官威陳球專議相思同歸

杜根字伯堅頴川定陵人也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所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令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迸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傭（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宜城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傭使也言爲人傭力使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

補注曰謝承書豫章宗度錄定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貲饒高談伯夷感德諡縣縣署功曹度宇叔平

何氏焯曰案此皆采頴川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遲反和熹之崩在永甯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隲等以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在是年改和喪稱制凡十五年若永初元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矣

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避近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旣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虞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根子襲字子緒仕魏歷官至尚書大將軍軍師封平陽鄉侯卒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見三國志本傳

欒巴字叔元巫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子遊觀帝世以宦少而學道不修俗事好遊觀帝世以宦官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皁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微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爲房堂而祀者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懽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神仙傳曰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面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卽以驛書問成都成都荅言正旦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晉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卜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朝廷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遷永昌太守以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頼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

朝而相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幝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幝音昌善反痯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口吿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二蔡謂威權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窳於麑場豺狼乳於

春圃鹿子曰麑乳麋也斯豈唐咨禹稷旣興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
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饕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
貪餤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死者悲於冤家生者憤
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訣進者賞前
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
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吾國命出於讒口擅閹樂於咸陽
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嬰咸陽令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
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
甫以濟夷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維周之翰史記曰周
孝王之子爰是爲夷王崩子厲王立行暴虐死于彘也綱
紀大壞陛下不忍改更以救其敝臣竊痛之伏惟陛下聖德寬仁
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冦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
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
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呂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
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皇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武旅周武王之旅皇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呂蘧食之人謬延進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
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蘧食者吗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一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蘧食無得無肝膽塗野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
家之計乎蓋呂爲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是㠯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垂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逾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㠯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糜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下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㠯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㠯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㠯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㠯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鍰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鍰刻也音口緩反）聽民庶之謹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謹曰立我蒸民莫不帝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五親而後絕是三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薄之是三失也

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變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徙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㠯追悟匹婦吟嘆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嘆聲潔室也之次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杜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鄙深室女吾爲嘆君老太子幼故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莒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亦嘆乎始吾以子少也）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輾轉反側屏營猶彷徨也）伏念當今地廣而

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渉起諏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雉門兩觀災及魚爛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也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以牛之大而縣於纖微之絓絓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況則幡不得罷一足焉維持也音胡賈反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夫論貴忠注云傷今不如古也吕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吕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得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吕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吕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吕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

補注陶公杜北山本爲正案杜北山本即漆書古文補注三百餘事北宋本作七百餘事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文字異者六百有餘皆古文與今文異者本有此數故陶徵而是正也

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有闡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吕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吕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猶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吕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吕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官錢畢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貿官之錢謂之修官錢也陶既清貧而恥吕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頗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面谷據阮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冢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執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故遣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關之谷作上黨也水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返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

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已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已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已三仁爲輩論語曰殷有三仁馬徵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字叔元見桓帝紀注錄其所由辭除作秉重尽而輒稱疾亦已非罪與陶俱死耽已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已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誇白姓

後漢書五十二 在編班氏之失公多不得五傳若陳耽之忠正無過獨附傳者而誣亦九卿之貴可謂不遇矣 治要作掾治 耽字叔元見桓帝紀注錄其所由辭除作秉重尽而輒稱疾 後漢書五十二 注引王沈魏書曰靈帝詔書

風謹善惡而黜陟之也 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濤修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相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爲此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皆爲諸陽侯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燕數日雨曰暘曰燠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秋

興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今此人居太尉太傅與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云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紹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召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陳忠傳以厲其餘上問誰
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夫左將軍辛
慶忠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若殺雲臣恐剖心之議復議於世
矣此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聞韓子曰夫龍之爲
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疏請雲帝怒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
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言曰李雲野澤愚
儒杜衆郡中小史出於狂戇不足
等語而常侍欲廣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
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厠雲墓刻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五諫謂諷諫
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
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告先大夫
若夫託物
聞之者足以自戒上商詩序之文也
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

摩上以吾衛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
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
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
其君未信則以爲謗己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
河太守
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謝承書曰父祥爲清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
年太尉楊秉奏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
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閱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
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音竊爲辛楚泣
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回邪也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易爲動變蓋諸侯之

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闕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北扃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嫡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陰煩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喪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貴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日以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期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殺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絓乏王繫之郎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劉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其妻

無所歸乃就大戶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伐大樹無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吕嚴刑威吕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發情賊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吕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吕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吕廣諫道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開在東序縢緘也金縢之不欲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懇之貌懼吕觸忤征營慴悸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左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相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育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訴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邪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痾龍蛇之孽也又災感守宄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虵惟蛇女子之祥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虺蛇一也鄭玄注云虺蛇一物也故爲生女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答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嗣表盎曰淮南王爲人剛愎陛下有殺弟之名耳今以驕王而又擅誅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

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娶翟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鄭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宜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忘報以）者爲之子今呂相帝爲父豈得不呂太后爲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寔（先帝和帝手詔曰臣禮爲人後是合葬見皇后紀也）母之念（尚書舜典曰烝烝又不格姦孔安國注曰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輔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人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

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思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鄉遂以他罪收考掠拷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鄉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後還明君之安帝也）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安帝也）梁不損陵慊慊欒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一云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同方嫉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虞仲之後定安益詡之別字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

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即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

永爲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

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

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

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永初四年羌

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旦相補猶有所完

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係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來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勑勞後定而今聞小費辱而棄之涼州既棄則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諺文曰諺傳言也前書音義上翺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山西出將秦時鄭白起上郡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東相則藺相如曹參魏郡衛青平陽霍去病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上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徙詣京師以爲質任（質任猶言無餘尒也）雖貢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卿等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來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勑勞後定而今聞小費辱而棄之涼州既棄則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諺文曰諺傳言也前書音義上翺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山西出將秦時鄭白起上郡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東相則藺相如曹參魏郡衛青平陽霍去病也）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席卷言無餘尒也雖貢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卿等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徙詣京師以爲質任（質任猶言無餘尒也）雖貢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卿等議

其言更集四府子弟爲郎以安中傷詡後朝歌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謂詡曰初除之日易事不避難臣內太守馬棱（棱援據也）棱勉之以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朝歌者韓魏之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詩（詩當作等）之知其無能爲也（弔見突紀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智（智當作知）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其言更集四府子弟爲郎以安中傷詡後朝歌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謂詡曰初除之日易事不避難臣內太守馬棱（棱援據也）棱勉之以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朝歌者韓魏之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詩（詩當作等）之知其無能爲也（弔見突紀也）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智（智當作知）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閡而已閡說同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翊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綷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曰呂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寧初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翊於陳倉嶓谷翊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翊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人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而今日且二百里倫也翊曰虜衆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翊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翊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翊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翊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羔州翊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僅五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翊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及秋冢壞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鑿去石遂無沈溺之患也巨人儁直
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
於前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
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
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
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譬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于曰刑謂罰者人之轡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言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戶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時中
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
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宣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
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爲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帝詡
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
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歐方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
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濟陰王有等謀立之時也常
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
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宜急收防送獄以塞
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堺籍云箱序也宇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阿母宋姬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貪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僻車騎門闌部署街走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帬備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貲錢不役其身也可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壽張縣南也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自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曰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訴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詣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豈獲罪於天也哉有俊才官至上

黨太守

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縣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孔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不可爲也一日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闔所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起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兗荊揚冤句此言冀幽并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六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謀益初起時也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永流彌增其廣堙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闕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

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韓子曰氷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逼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方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馬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燾軍斬賊三帥十已上張伯梁伯寧等功高爲封首靈帝猶識變言識記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

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迮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隴西都尉別定北地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翻欵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亭鄣。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嫡羌。裂匈奴之右臂。嫡音丁歷反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以爲安寧。此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謂政事備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封 一作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鄉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郡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說文曰。赶趁也。衣衿也

補注林一作材見三國志注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
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
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
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
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挺解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勃。其離可必。然
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檛之賊。其
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
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
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
年十二。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自免進諫曰。國
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
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完
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
徒。見有道而輔之。言濟天下。言
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
成。幹集曰幹字彥林
知吾必死。邪益聖

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晉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
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大氣也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士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馮衍傳幹哽咽不能復言。左
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
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爲吾屬師乎。師卽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論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
守。

益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置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守思禹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鳥欲其鷙繼繫也鷹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食音嗣鳥也食音嗣而亭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衛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衛勳爲言得免衛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衛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貪貨計哉終辭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叛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斷絕動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巨拒賊鋒河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動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動勒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遂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日日會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戶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梟音義同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閔公立慶父襲殺閔公並見史記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梟被詔書詰責坐自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魚麗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縫社禰注曰此魚麗陳法也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

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

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絕別種也句古侯反）所厚乃召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動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謝穀稟之（謝穀發也）兇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諫議大夫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侍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何以聚（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兵（國語曰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曜德不觀兵韋昭注曰曜明也觀示也）陳師於平苑不足昭果毅（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秩贖武耳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表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收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倚埶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戚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望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揚校尉弘農楊儒爲烏擊都尉京兆第五鄔爲清宛都尉凡五部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輒帝以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左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

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已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堀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懼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聲要結將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益京兆尹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賴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乃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顧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

容表賜東園祕器贈遣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父旻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侍郎出爲下邳相政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表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書地形逢奇其才數息言鄰境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及諸生有志操者加其條祿及次南謝廉河南趙建童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二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勾章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衆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及諸生有志操者加其條祿及次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魁悟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

慈雲藏洪正宜入獨行傳

弟並據大郡（謂超爲廣陵兄邈爲陳留也）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伷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音冒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慎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飇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禁禱羣神（巫女祝也史祝史也禁謂禳災攘厄用幣以檄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氷尤巨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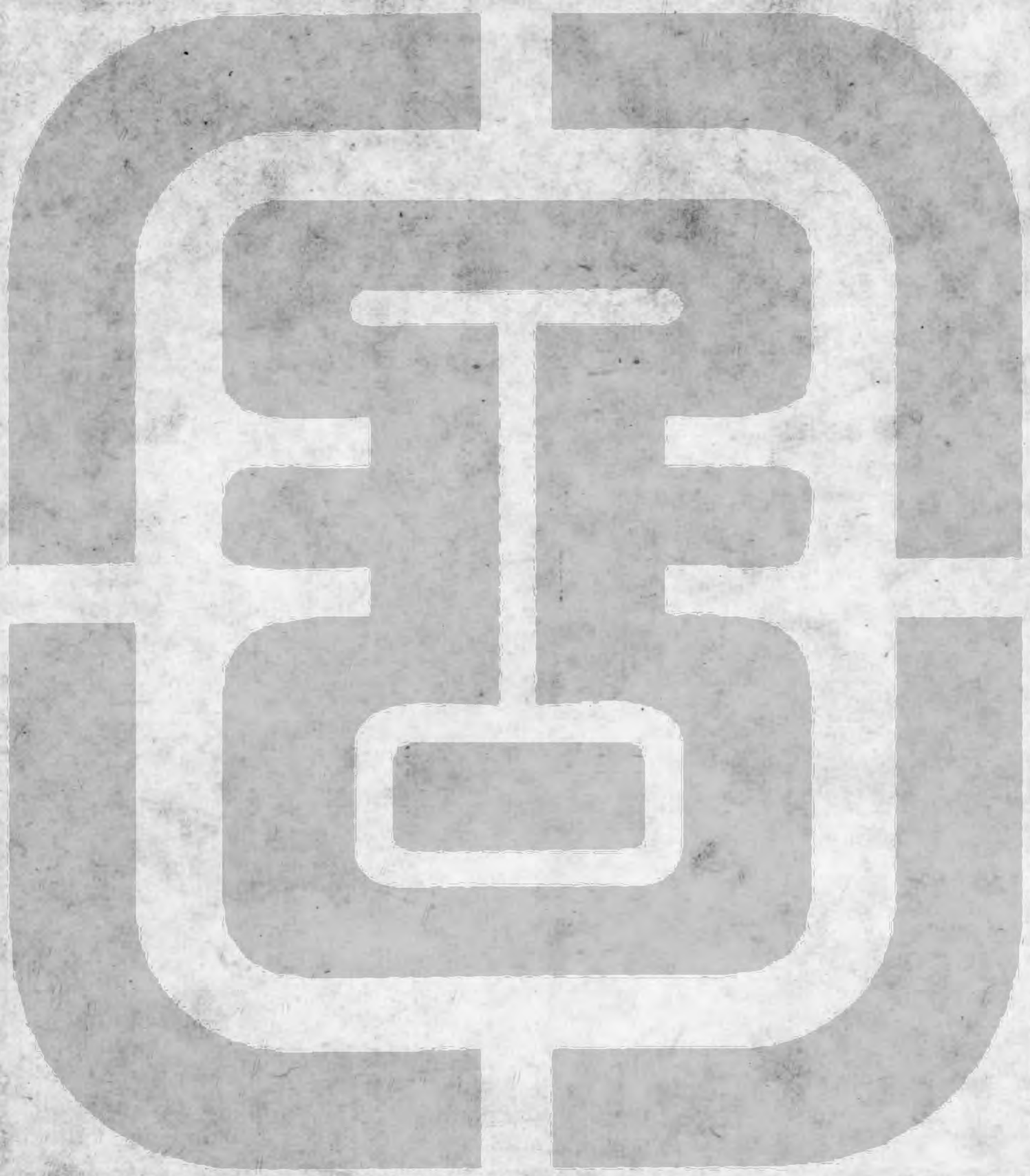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呂衆翳從紹請兵而紹竟
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呂書譬洪示其禍福責呂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爲書八修責以恩義告喻使降也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詩惟曰武迹也而趨舍異
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屋雅況比頻也述叙禍福公私切
至呂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呂捐棄翰
墨一無所酬亦冀遲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
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之志用中凶行役特蒙傾益家語孔子之鄉
與程子相遇於途便荅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
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
搦捉也音女卓反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呂輔佐主人無呂爲悔主人
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呂忍悲
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
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炎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咂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
但呂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表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昔去何罪復見斬刺魏志呂布傳曰布既殺卓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知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爲使人於帳中鼓筝紹兵卧士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異君懷親呂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
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麾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士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六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仇國杜預注曰違奔亡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曰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戟拘其頸劍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遂書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全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之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以反耕田示無還意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爲從事御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脅士黨擊山賊進破楊縣以所將兵攻上黨殺略諸縣衆至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嫂陶升角爲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告倒縣之急殷胁奏乞歸之記耳（殷胁猶言北邊有倉卒之急殷胁手足也）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誠吾恃黑山巨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前書彭越聚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定下徵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表紹也）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

又殺其愛妾呂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
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
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泰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前書音義曰觖猶冀也缺
育羌
悉反多殺忠良呂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閻爲兄則洪府君亦
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不
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何爲服乎紹本愛洪
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
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
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
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惡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
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肯之則

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
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二人出求救於呂布北遷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非矣想其行跡且詭東甲請舉誠足
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
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
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命忿恒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敵者王敵
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
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但人事乃

可謂懷突泰之節
日秦師乃出呂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
父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
胥臣聞之存楚也

剛洪慷慨節力屈志揚